

## 幼儿语言习得过程对零起点对韩汉语教学的启示

刘 座 箐\*

<目次>

- |                         |                                    |
|-------------------------|------------------------------------|
| I. 绪论                   | 2. “刺激-模仿-创造性习得”<br>与“刺激-模仿-记忆性学得” |
| II. 正确处理三个问题            | 3. 多媒体辅助教学应当观照的<br>基本关系            |
| 1. 母语的“正迁移”与“负迁移”<br>作用 | III. 结 语                           |

### I. 绪论

关于幼儿语言习得过程对外语教学影响的相关研究由来已久。本文试图探讨幼儿语言习得过程在对外汉语教学中有哪些借鉴作用。研究对象是母语为韩语的零起点汉语学习者。也算是对国别化对外汉语教学研究的一点尝试。

本文中的“幼儿”，借用了中国法律中的概念，是指从1周岁到6周岁的孩子。这个年龄段的孩子基本尚未接受正规的学校教育，其语言习得过程具有更大的考察价值。在各类语言学习者中，有限时间内对语言的理解和运用最驾轻就熟的，无疑是幼儿。幼儿是学习语言效率最高的群体。

“习得”指的是日常交际环境中通过自然地运用第一语言而逐步地、下意识地发展这种语言能力。

\* 东国大学校中语中文学科 教授

关于幼儿语言习得过程的理论主要有“后天环境论”、“先天决定论”、“环境与主体相互作用论”及“语觉论”。各理论核心观点如下表：

<表 1> 幼儿语言习得过程的理论派别和代表观点

理论及派别		代表观点及代表人物
后天环境论	模仿—强化说	幼儿主要靠模仿成人语句，并受相应刺激和强化而获得语言。(斯金纳)
先天决定论	内在天赋说	幼儿具有先天“语言习得机制”，其语言能力是天赋的。(乔姆斯基)
环境与主体相互作用论	认知说	幼儿语言能力是认知主体当前认知机能与现实语言环境和非语言环境相互作用的结果。(皮亚杰)
语觉论		先天遗传的只是语觉能力，而非全部言语能力。“语觉”是从一般听觉系统中独立出来的语音、语义感知觉系统。(陈克抗)

幼儿语言习得过程是复杂和有系统性的，事实上，很难以一家之说解释幼儿习语的整个过程。我们要做的或许是吸收各家学说合理之处为我所用。

“零起点”二语学习者，是指完全没有目的语基础的第二语言学习者。在“没有目的语基础”这一点上，他们与幼儿是相同的。这是在此将“幼儿”与“零起点”学习者语言获得过程联系起来思考的前提和基础。

但同时，零起点外语学习者与幼儿又是不同的。二者的主要“不同点”请参见下表。

<表 2> 幼儿母语习得过程和成人外语学习过程的比较

	幼儿	零起点二语学习者
语言基础	无	母语
交流手段	唯一：目标语	不唯一：母语和目标语
思维方式 认知过程	无意识的“归纳法”为主	有意识的“演绎法”为主
辨音过程	先于“说”	与“说”同步
学习环境	母语环境	母语环境或目的语环境
学习机制	自然“习得”：无语法规则的学习	二语“学得”：往往有语法规则学习

## II. 正确处理三个问题

根据以上比较,要想借鉴幼儿母语习得规律,取得更高效率的二语学习效果,要正确处理以下三个问题:

### 1. 母语的“正迁移”与“负迁移”作用

如表2所示,幼儿与零起点二语学习者的最大区别之一,就是二者的语言基础问题。幼儿在习得母语之前,没有任何语言基础。而零起点二语学习者在学习第二语言之前,已有了母语基础。母语在二语习得过程中对学习效果总会产生一定影响。这就涉及应如何对待母语影响的问题。

可以说,母语基础是一把“双刃剑”,对学习既可能产生积极影响,即“正迁移”作用。也可能产生消极影响,即“负迁移”作用。要想提高学习效果,需引导“正迁移”最大限度地发挥积极作用,并尽量克服“负迁移”产生的消极影响。具体而言,主要可从“对比”和“模仿”两个途径入手。

## 1) 对比

幼儿的思维方式，更多地是一种无意识的归纳法。与幼儿相比，成人有较成熟的演绎推理能力，且这种思维能力是借助母语实现的。所以成人学习第二语言，母语的影响是不可回避的。因此，发挥成人思维方式的优点，通过母语与目的语间的对比，有助于学生的理解和记忆，提高学习效率。

## (1) 词汇对比

应当让学生了解，韩语中有大量词语在意义和读音方面与汉语中的词语有密切关系，连接二者的纽带是“汉字词”。这里的“汉字词”，是指韩语中的汉语外来词。在对韩汉语教学中，对学生最有启发价值的是音译“汉字词”。本文主要考察以下两类词语：

第一，与汉语中的词语发音和意义均相近的韩语汉字词。韩语中有的汉字词，与现代汉语中相对应的词语相比，发音和意义都比较接近。对零起点学生尤其要介绍这类词，使之对两种语言在语音方面的相似现象有一个基本了解。通过声母、韵母发音的比较，学生可以进行内在的感知和类推。如：

- ① 극장(剧场 jùchǎng)  
가족(家族 jiāzú)
- ② 운동(运动 yùndòng)  
동물(动物 dòngwù)

第二，与汉语中的词语只有发音和理性意义相近，但色彩意义发生变化的韩语汉字词。“理性意义”和“色彩意义”共同构成词汇意义。其中“理性意义”是词义中与概念有关的部分；“色彩意义”是词义的附加部分，包括语体色彩、地域色彩、时代色彩、感情色彩等。韩语中有的汉字词，与现代汉语中的词语发音和意义有一定关系，但该汉字词发音所对应的词语在汉语

中已发生了色彩意义的变化。如：

- | 韩语   | 对应汉字词       | 现代汉语词         |
|------|-------------|---------------|
| ③ 약국 | — 药局 yàojú  | — 药房 yàofáng  |
| ④ 오전 | — 午前 wǔqián | — 上午 shàngwǔ  |
| ⑤ 내일 | — 来日 láirì  | — 明天 míngtiān |

以上词例中的“药局”、“午前”、“来日”在汉语中已分别具有了时代色彩、方言色彩和书面语色彩。

词汇方面的这类情况学生大体了解即可，不要求死记硬背，那样会对学生造成记忆的负担和学习的困扰。但是学生对这种现象的了解，能够使更快地理解和接受汉语中的词汇及读音，在遇到类似情况时更容易触类旁通。

## (2) 基本语法结构对比

如果从语法结构角度分类，汉语和韩语属于不同类型。汉语属于孤立语，主要靠语序和虚词表达语法关系。韩语属于黏着语，主要靠助词和大量词尾表达语法关系。对于初学者而言，汉语和韩语基本结构上的最大区别莫过于语序中宾语的位置了。

汉语和韩语的宾语位置不同。在汉语中，宾语一般在谓语后边出现，其基本结构为“主语+谓语+宾语”；而韩语中，宾语则一般在谓语之前，谓语出现在句子的最后。其结构为“主语+宾语+谓语”。也就是说，和韩语语法结构相比，汉语是“宾语后置”的。无论是动词的宾语还是介词的宾语都是如此。知道这一点，可以使学生在学习汉语的时候有一个整体观照。例如：

⑥ A : 어제 무엇을 했습니까? (昨天做什么了?)

结构分析：

韩语：昨天 + 什么 (+宾格助词) + 做 (+词尾)

状语 + 宾语(+宾格助词) + 谓语 (+词尾)

汉语：昨天 + 做 + 什么

状语 + 谓语 + 宾语

B: 저는 집에서 책을 읽었습니다. (在家里看书了。)

结构分析：

韩语：我(+主格助词) + 家(+ 处格助词)+书(+宾格助词)+看(+词尾)

主语(+主格助词)+ 状语 + 宾语 (+宾格助词) + 谓语(+词尾)

汉语：我 + 在家 + 看 + 书

主语 + 状语 + 谓语 + 宾语

可见，汉语中动词或介词和宾语搭配时，宾语是在后面的。而韩语正好相反。韩语用助词和词尾来表示各个词之间的语法关系，而助词和词尾都必须加在对应词的后边。

这样的对比，是对韩汉语教学所不可缺少的环节，能够引导母语的正迁移作用。此外，为了进一步巩固对句法结构的掌握，避免语序及其他语法方面的错误，教师可适当选取典范的句子或段落，要求学生背诵。当然，要进一步达到习惯性的脱口而出，则属于“模仿”的范畴了。

## 2) 模仿

第二语言学习者的“模仿式”学习体现在很多方面。语音学习，可以说是受母语负迁移影响最大的。幼儿的母语语音习得，主要靠模仿成人，这对成人的二语学习有很好的借鉴作用。“模仿”是克服语音习惯性错误的有效方法之一，可以促进中介语向目标语的无限接近。

### (1) “听力先行”<sup>1)</sup>模式的合理性

“听力先行”模式体现的是对培养学生听力理解能力的重视，认为听力

1) “听力先行”是全身反应教学法的基本理念之一，强调首先发展学生的听力理解能力，然后再要求学生用口语表达。全身反应教学法(Total Physical Response, 缩写为 TPR)，是美国心理学家 James J. Asher(詹姆士J. 艾谢，1988)提出来的。

理解能力的培养应先于口语表达。如表2所示,幼儿在开口说话(12个月龄左右)前,已开始了辨音过程。一般认为,其辨音过程开始于出生后一周左右。也就是说,新生儿是在辨音过程持续近一年之后,才逐渐开口说话的。我们有理由相信,幼儿之所以能标准地发音,与这段“辨音-模仿”的“积累”过程关系密切。

当然,要求成人在正式开口讲第二语言前,先默默地听一年半载再开口是不现实的。但在学习目的语时,必须重视“听力”是毋庸置疑的。尤其是零起点的学生,打下好的基础非常重要。要听标准音、标准语调,以准确分辨音素和音位,在语流中找语感。不过,不是盲目地听,要渐渐能“听得懂了”。这对非目的语环境中的二语学习者尤其重要。理想的听力环境能够为学习者创造一个相对真实的语境,学生也可通过多“听”为进一步实现语言的标准、自由组合和运用打下基础。

## (2) 解决语音中的顽固问题

虽然同属汉字文化圈,但韩语是无声调语言;而汉语是有声调语言,除了四声,还有轻声、变调等。这都对学生造成了极大困扰。“模仿”虽不能解决所有语音问题,但确是最好的途径。教师应当明确,受韩语“负迁移”作用的影响,学生在四声等方面还是会存在一些比较顽固的问题需要克服,这里主要考虑了以下三点:

第一,吞音现象。

韩语发音中有“连音”规则和“脱落”规则。这使很多学生在学习汉语时不自觉地受到了影响,从而造成“吞音”困扰。

所谓“连音”规则,主要是指当一个字或词后面出现的是以元音开头的音节时,前面的音节如果有收音(尾音),那么这个收音就连到后面的音节上去。如:음악(音乐)→[으막]、앉아요(请坐)→[안자요]。

“脱落”规则是指在说或读时,有的音出现不发音的现象,其中“ㅎ”的脱落最为典型:一种情况是它做收音与元音相连时,会脱落。如:좋아하다(喜欢)→[조아하다]。另一种情况是,当前面音节的“ㄴ,ㄹ”等收音与后面以

“ㅎ”开头的音节相连时，“ㅎ”也会发生脱落。如：피곤하다(疲倦) → [피고나다]。

这种“连音”和“脱落”规则的“负迁移”作用反映在汉语学习者身上，就是出现了“吞音”现象，即个别音应该发出但未发出。不过这种情况主要是体现在词语中第二个字为“零声母”或以“h”开头时。例如：

“发音”这个词的汉语拼音为“fā yīn”，由于“yīn”为零声母音节<sup>2)</sup>，学生读这个词时，容易忽略“y”的分隔音节作用，而把“yin”和“fa”连读，变成类似“faīn”的读音，即两个字音中间基本没有停顿，造成和“翻译”(fān yì)发音的相近。这可能受韩语中“连音”现象的影响较大。

再如，“你好”这个短语很常用，其发音应为“nǐ hǎo”，“hǎo”是以“h”开头的音节。学生在语流中容易将该词发为“nǐ ǎo”的音。即把“h”脱落了；而词语“喜欢”也常被读为“xǐ uān”。这可能与汉语中“h”发音与韩语中“ㅎ”比较接近从而被习惯性脱落有关。

第二，拖音与重音移位现象。

所谓“拖音”是指在语流中一个字或词的尾音延长的现象。韩语有拖音的特点，尤其是尾音，经常会婉转延长，出现长短不一的拖音。这个特点有时会影响汉语语音的学习。这里主要考察学生对轻声词的掌握情况。例如：

⑦ A：你喜欢看电影吗？

B：当然。非常喜欢。

⑧ A：这件衣服怎么样？

B：很漂亮。

这两个句子中分别出现了“当然”和“漂亮”两个轻声词，韩国学生在使用时经常会在“然”和“亮”这两个字上出现拖音和颤音，使得汉语发音带上了韩

2) “零声母音节”即没有声母的音节。音节“yin”中，“y”是“i”的改写，主要起隔音作用。“y”为半元音。汉语拼音中的声母由辅音字母充当。



国标记。这也是一种重音移位的现象，母语为韩语的学习者经常把词语的重音移到词尾或句尾。

其实，不同语言中为了表达感情的需要，都会有拖音的情况。但对于轻声词而言，汉语拖音和韩语有所不同，即重音位置不同。汉语中轻声词的拖音，重音往往放在第一个字上。如前面提到的“当然”和“漂亮”两个词，拖音时重音在“当”和“漂”上，被拖音的也是这两个字。

当然，拖音情况在不同语言中是很复杂的。在具体语境中还要考虑语义焦点，即语言表达的重心，从而确定重音的位置。

对于轻声词的尾词拖音、重音移位现象，要通过模仿、纠错，使不该拖音的地方发音利落、到位，需要拖音之处则要引导学生找准词或句子的重音部分。

### 第三，四声归位问题

汉语中的四声，即阴平、阳平、上声、去声对韩国学生都较有难度。这是因为韩语为非声调语言，因此在学习声调时，学生缺乏较成型的参照。如果用五度标记法来表示，学生在四声中遇到的主要问题有：

<表 3> 四声中的主要问题

调类	调值	发音问题
阴平(第一声)	55	不到位。调值经常只到“22”；且有时带出了颤音。
阳平(第二声)	35	不到位。调值经常只为“12”或“23”。
上声(第三声)	214	过高。调值经常达到“215”，上扬过度。
去声(第四声)	51	不到位，经常调值发到“21”、“31”或“32”。或发音过于用力。

解决四声问题，可选取韩语中的个别字或词作为参照，包括语气词，如“네”在不同语境中的语调不同，使学生有初步的声调感觉，在此感性认识基础上进行调值的学习，并进行大量模仿操练。

## (3) 典型类推

“典型类推”指为了解决某类有规律的读音或变调现象，而选取一个简单、常用的例子作为典型，学生掌握了这样一个例子，同类的读音便有了参照。以三声变调为例：

三声变调的规律之一，就是“三声字+一声字/二声字/四声字”时，则三声字只读原调值“214”中“21”的部分。这类规律对外国学生而言，掌握起来是难点。这样，可以试着选择一个典型的词或短句做例子。如“很高”、“很红”、“很对”中的“很”就是这种变调。而在“三声字+三声字”的词语组合中，第一个三声要读为二声，即“35”调。这个例子可选择“你好”，“你”在这里读为二声。这样，如果能够自然、准确地读出例词或例句，就可以为同类词语的发音树立一个参照。

## 2. “刺激—模仿—创造性习得”与“刺激—模仿—记忆性学得”

有关实验结果表明，幼儿习得母语的过程，基本在五六岁以前可以完成。幼儿在五六年内接触到的话语是有限的，没有系统的语法学习，没有严格的纠错过程，却似乎掌握了一整套的语法系统。只要想说，他们就可以自由地说出无限的句子，表达无限的思想。而且可以符合语法规则。这是一种经过语言“刺激—模仿”过程后实现“创造性习得”的模式。

二语学习者更多地依靠“刺激—模仿—记忆”模式掌握新语言。他们往往经过了系统的讲授、操练和较严格的纠错过程。但这种模式下的言语行为，在同样甚至更长的时间内，却往往很难达到幼儿对母语运用的自如程度。也就是说，在“刺激—模仿”过程之后，“创造性”的使用成为“瓶颈”。这可能受制于“记忆性学得”模式的限制。

为使零起点学习者的第二语言能力向幼儿语言能力无限接近，要努力实现两个转化：

1) 由“记忆性”向“创造性”的转化：

(1) “纠错有度”原则。

幼儿在母语习得过程中，基本不必担心自己会说错。也就是说，在语言能力发展的过程中，其习得过程是自然的、无压力的。且经常能从大人的表情、言语中得到被鼓励、被肯定的信息。当然，幼儿在说话时也会有试探的意图，看自己的描述或指令是否能被理解，如果被理解，也是一种肯定的刺激，会促使其语言逐步固化为内在的语言机制，并自然地进行语法成分的组合和替换。即使不被理解，他们也很少被苛责，所以这种否定性刺激基本不会对孩子产生打击性后果。

而成人的第二语言学习则不同，他们往往力图说出最标准和正确的句子，但事实上，在学习第二语言的过程中，在纯熟地掌握一种语言之前，每个人都会说出无数个不完全正确的句子，尤其在初学阶段，一开口就出错的情况非常多。而且除了极个别的情况以外，学习者会遇到“化石化”现象，即学到的目的语经过内化，成为一种中介语，这种中介语在达到一定水平之后，与目的语可以无限接近，却极难完全等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纠错过严，学生的积极性和自信心也容易受到打击，导致不愿开口或不敢开口。进而使得学生只敢用学过的、死记硬背好的句子说话，不敢根据交际和表达需要对句子成分自由组合和替换。这样，学生的学习就可能永远停留在“记忆性”的阶段，不能实现语言的“创造性”运用。

因此，应当坚持“纠错有度”原则，即控制纠错的数量和范围。在语流中，除必须纠正的错误外，其他的可以考虑暂时不纠正。必须纠正的错误有两类：

一类是影响交际的错误，如由于词语、语法或语体的误用，使得意思表达有歧义，甚至有误等。

另一类则是类型性错误，即有一定普遍性的错误。例如，汉语中“是字句”对应的韩语句式在主语后面没有紧跟动词。这使得零起点的韩国学生受母语负迁移影响，容易出现“是字句”表达时“谓语缺失”现象。如：

## ⑨ 他真聰明人。

这类错误是学生容易出现的。句子虽短，问题不少。改法1：删掉“人”，原句变为形容词谓语句“他真聪明”。改法2：将副词“真”改为“很”，在宾语中心语“人”前加“的”，在主语后加“是”；原句变为“是字句”，“他是很聪明的人”。这样改是因为“真”做副词时不能出现在定语位置，形容词短语作定语时一般要用“的”，原句子缺少谓语。同为“是字句”，下面这个句子也值得探讨一下：

## ⑩ 我 韩国人。

저는 한국 사람입니다.

这句话缺少谓语“是”，属于一类典型误用现象，宜集中纠正。但这类句子与例句(9)有所不同，因为涉及到了一个对病句进行认定的问题。

从严格意义上讲，“我韩国人”算是一种隐性错误，也就是说，这个句子不是不可以使用，但它是在达到较高汉语水平之后的一种语言运用现象，对语境和场合有一定的要求。而本文讨论的是对“零起点”学生的教学，零起点学生在这样使用的时候，并非出于熟练或自如的运用的原因，而是对汉语中动词“是”的使用缺失。这类错误如果不及时纠正，不利于学生正确语言习惯的养成，甚至会造成学生对谓语动词作用的忽视。

除了上述必须纠正的两类错误外，其他情况下的纠错标准可适当放宽。要让学生知道，他们的表达是可以被理解的，完全可以用于交际并能实现交际目的。

## (2) “被动交际”与“主动交际”：

幼儿学语过程中，其语言工具是唯一的，即母语。幼儿使用母语是一种本能行为，是为达到交际需要而必须采取的手段；但二语学习者不同，其语言工具不唯一，即母语和目标语共存，而使用目标语传情达意往往不

如母语更自如,对于初学者尤其如此,因此他们在学习过程中会有意无意地依赖母语。在使用母语交际时,也便出现了“被动交际”与“主动交际”的不同。

“被动交际”和“主动交际”的划分,是以交际主体的交际活动是被动要求还是主观愿望为标准的。若是被动要求,则为被动交际;反之,则为主动交际。具体到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被动交际,则是指学习者被动地用目的语进行的交际活动。而第二语言学习过程中的主动交际,则指学习者主动地用目的语进行的交际活动。

毫无疑问,与被动交际相比,积极的主动交际活动对学习者的二语学习有更大的促进作用。因为在主动交际过程中,学习者会积极、充分地调动知识储备,实现可理解性语言输出,并借此检验自己的语言能力。当顺利实现交际时,学习者自身得到肯定,语言知识被强化和固化。而这又能激发其新的交际冲动。

在目的语环境中,交际动机的激发相对容易,因为语言环境与生存环境一体了,除了为学习而学习,还要为交际而学习。但在非目的语环境中情况往往不同,母语的依赖程度直接影响学习效果。

如韩语环境中的汉语教学,学生有母语依赖,因此往往缺乏实际交际的驱动力,可能走出课堂,不需要汉语的听说读写,生活也不会受到任何影响。学生往往为了学习而学习。这样,除了学生自身性格、自制力等作用外,教师要在课堂内外设计合理的教学活动,着力刺激学生的交际冲动,激发交际动机。甚至采取强迫交际的方式,使学生养成交际习惯,把被动交际引导为主动交际。只有如此,学生才有机会面对和解决交际中遇到的问题,实现语言的创造性使用,从而避免在被动交际中,勉强地使用目的语,遇到困难时消极终止交际等情况的发生。

## 2) 由“学得”向“习得”的转化:

“学得”强调“刻意”学习;“习得”强调“自然”学习。外语学习机制往往属于“学得”过程,母语的自主学习则属于“习得”。要想学到更自然的语言,使

学习效率更高，应促使“学得”过程向“习得”过程的转化。而幼儿母语习得是完全在母语环境中进行的，而汉语学习者，除了少部分学生有机会在中国学习外，大部分学生都是在母语环境中学习汉语的。这就必须强调为学习者营造目的语环境，培养学生目的语思维能力的重要性。对在母语环境中学习外语的学生尤其如此。

第一，课堂语言要尽可能限制母语使用，教师和学生均应如此。这样有助于消除学生对母语的依赖，无论是在理解或交流过程中，还是在思维过程中。培养学生用目的语进行思维的能力，是实现学生自然习得首要解决的问题。

第二，教学活动要创造形象化、交际化的语言环境。如让学生看图说话、对话，给学生布置交际任务等。课堂的交际化和社会化能够为学生实现真实环境中语言交际能力的培养起到过渡作用。

第三，理性与感性结合。“学得”可以向“习得”无限转化，但学得不等于习得，二者之间不具备可以等同的条件。因此，可以放任幼儿在母语环境中自由习得，不必刻意教授特别的语法知识等，似乎完全是感性的过程；而二语学习者却不能被完全“自由化”，理性的指导是必须的。也就是说，教师应当有展示语言规则的环节，并进行操练。

第四，复现程度影响学习效果，语言刺激需要强化。幼儿习语虽属自然、感性的行为，但不能否认，母语环境中的母语刺激是频率最高的语言刺激，各级语言单位，无论是音位、音素、语素、词、短语还是句子，幼儿都是在反复听说的刺激中实现了语言能力的全面发展。而二语学习者也必须接受尽可能多的目的语刺激，才能加快语言学习的“习得化”过程。

### 3. 多媒体辅助教学应当观照的基本关系

教学手段的现代化，为教师提供了更理想的教学手段和教学环境。以零起点学生为教学对象时，运用多媒体进行教学应处理好以下两个关系：

### 1) “是什么”与“怎么样”

归纳推理能力是个体认知能力的核心要素之一。近年来,关于婴幼儿归纳推理能力发展的研究受到国际心理学界的重视。其中相似性覆盖模型(similarity coverage model, SCM),强调前提和结论类别之间的特征重叠程度,即相似性在归纳推理中的作用。这种以类别为基础的归纳推理模型能较好地解释人们在知识贫乏领域的归纳推理,儿童的归纳推理即以相似性为基础。而对相似性的认知,是以具体事物为基础,从认知具体事物发展为认知抽象事物的过程。例如,如果给孩子指认一只狗,并告诉孩子这是“狗”,则孩子下次遇到同类动物,虽并非同一只狗,但基本可以做出“这是狗”的判断。这是孩子根据两事物特征重叠程度作出的判断。但如果指着狗告诉孩子“可爱”,则幼儿下次如遇到类似的动物,则认为该动物名字为“可爱”。可见孩子在捕捉事物特征时,首先捕捉到的是“是什么”的问题。至于事物“怎么样”,那是下一步要考虑的问题。

由此便引出了下面关于“具体”与“抽象”的讨论。

### 2) “具体”与“抽象”

幼儿语言的特点有:(1)用词力求简单、常用、形象;(2)词性:多用名词、动词、代词、形容词,少用连词。而形容词尽量以具体的、较直观的为主,如“大、小、多少、高、矮、胖、瘦、酸、甜、苦、辣”等。(3)句式简单,句子短小。这些特点与零起点二语学习者的情况是共同的。

零起点的二语学习者,虽然有母语和生活经验基础,但在语言学习上,除“语法-翻译法”在极必要情况下的使用外,应尽量减少学习者母语的介入。要建立目的语与事物的直接联系。这样,学生对新事物的认识就需参考幼儿的认知规律。首先,要以具体事物为整个认知基础。在这方面,多媒体展示的方式是必要和有效的。多媒体呈现方式可着重考虑以下两点:

(1) 类比与对照

第一，具体名词应尽量使用实物或图片。若为表示一类事物的名词，则可呈现一组相关实物或图片。如对“车”这个词的介绍，可展示“轿车”、“出租车”、“公共汽车”等一组图片，学生自会从中归纳出词语的意思。

第二，抽象词语的讲解要借助于具体事物，且尽量选择对比性强的一组图片等资料。如：讲到“大”这个形容词，可借助图片呈现这样的对比形象：

- ⑪ 大车 — 小车
- 大树 — 小树
- 大苹果 — 小苹果；
- 大电视 — 小电视

由此学生可以基本理解“大”和“小”的含义。

当然，由于图片的多义性和思维的发散性，所选用的图片等多媒体资料要尽量减少学生多元理解的可能。即要保证学生能够在瞬间的归纳推理中得出教师要传达的信息。如，若图片上出现了“大人”和“小孩儿”或“大学生”和“小学生”的对照，则学生有可能会说出“大人”、“小人”这样语义区别较大的词语，对于初学者要尽量避免。

(2) 为词语创造环境和情景

充足、简明、易懂的语境很重要。幼儿习语不需语法讲解，原因之一是得益于语境的作用。以连词的讲解为例，可用充足、合适的语境，代替语法理论的讲解。如：

- ⑫ 天气不好，我不出去了。
- 天气不好，我想出去。
- ⑬ 我早上没吃饭，现在很饿。
- 我早上没吃饭，现在不饿。



通过这两组句子的对比,学生应该可以更直观地理解“所以”、“但是”这两个连词的意义和用法,并进一步演绎出正确的句子。但应注意,要尽量用最简单的词汇、语法构成语境,不要超出学生已有的语言知识基础。

### III. 结 语

综上所述,本文就幼儿语言习得过程对零起点对韩汉语教学的启示,进行了初步的探讨。幼儿语言习得研究对二语习得的借鉴作用,相关研究已较深入。而国别汉语教学研究,作为适应个别差异和民族差异的教学研究领域,也越来越受到关注。本文试图把研究对象指向以韩语为母语的零起点学生,实际也将各种外语教学法理论和流派中合理之处融入其中,希望能作为探索适合韩国学习者的汉语习得理论和教学方法的一个尝试。也希望能促进适合韩国学生的国别化教材的研究与编写。

### <参考文献>

- 王远新,《语言理论与语言学方法论》,教育科学出版社,2008.
- 龙长权等,〈对以类别为基础的归纳推理的几种理论模型的评价〉,《心理科学进展》第13卷第5期,2005.
- 邱娟飞,〈从儿童语言发展特点谈儿童口语交际教学〉,《教育探索》8,2007.
- 何克抗,《语觉论—儿童语言发展新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4.
- 黄希庭,《心理学导论》,人民教育出版社,2006.
- 崔秉珍,《韩国汉语教学法研究》,吉林大学硕士毕业论文,2006.
- 孟柱亿,〈韩国汉语教学的特点和问题—兼说汉字对韩国学生的正负迁

移>，《第五届国际汉语教学研讨会论文选》，1996.

黄伯荣、廖旭东，《现代汉语》，高等教育出版社，2002.增订三版

彭斯卫，〈外语学习中的习得与学习〉，《上海教育》14，2004.

### <Abstract>

This paper tries to discuss the reference for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from the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process. Research object is the beginners from Korea who have no Chinese base. According to the comparison of Child Native Language Acquisition and adult learning a second language, we should solve the following three problems so that better learning effect can be obtain: “positive transfer” and “negative transfer” function coming from first language, “stimulate imitation creative acquisition” and “stimulate imitation - memory learning”, the content of multimedia teaching courseware should present. This study might help for researching the Acquisition theories and teaching methods for Chinese learners from Korea.

Key words : Child Language Acquisition, zero based, Teaching Chinese as a Second Language to Korean